

阿凡提故事與漢族笑話

張 鴻 勳

(天水師範學院 文學院,甘肅省 天水市 741001)

提要:我國廣為流傳的阿凡提故事,既是維吾爾族,也是哈薩克、烏茲別克等族人民智慧和藝術天才的創造,但它在流傳和形成的過程中,又以博大、開放的胸懷,不斷吸收其他地區和其他民族的一些故事,來充實和豐富自己的內容。其中就融會了一些漢族的笑話故事。本文對阿凡提故事中與漢族笑話內容、類型相同或相近的一些故事,作了具體比較,並對產生這些類同的原因,作了初步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阿凡提故事 漢族笑話 比較研究

在我國,如今提起阿凡提這“名字”,無論東西南北,無論男女老幼,大約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吧。特別是,近些年由於廣播、影視、書刊、畫冊等大衆媒體的普及與傳播,他的形象和他的故事,更廣為人們所熟悉。只要一說到他,人們馬上會浮想到一位頭裹色藍(伊斯蘭教徒有學問者頭上裹的纏巾)、身穿袷袂(新疆維吾爾等族所穿的對襟長袍)、繫著腰帶、面容慈祥而善而目光炯炯透出無比機敏睿智,騎著一頭瘦小而憨態可掬的驢子,漫遊在新疆各地的維吾爾族漢子形象。他多知多能,洞達一切而又大智若愚;他風趣幽默,善良樂觀,所到之處,以其智慧抑強扶弱,濟人解困,是窮苦人和弱小者的朋友;對人們自身的愚昧無識和人性弱點給以善意的嘲諷、揭露和教育,對高踞窮人頭上作威作福、逞兇霸道、顛預無知却又自以為是、盛氣凌人的國王、大臣、伯克(舊時新疆維吾爾族特有的官吏)、喀孜(伊斯蘭教宗教法官)、巴依老爺、放高利貸者等等壞傢夥,加以無情嘲弄,讓他們弄巧成拙,出乖露醜,受到應有的懲處,因而受到廣大人民的喜愛。

不過阿凡提這已為我國人民所熟悉的“名字”,嚴格說起來,並不能算作人名。它只是突厥語系中“Efendi”(或作 Apandi)的音譯,其意原為伊斯蘭教中對男子的一般敬稱,猶言“先生”,也是伊斯蘭教中對有知識、有學問者的尊稱,猶言“老師”。據研究者稱,他的本名在其故事發源地是“Nasr-ed-Din”(納斯爾·埃德·丁),聯讀則成“Nasredin”(納斯爾丁),或又稱他“Nasredin-Efendi”(納斯爾丁·阿凡提),簡稱只稱“阿凡提”了。而土耳其人稱他“霍加·納斯爾丁”(“霍加”是伊斯蘭教對精通教義者的尊稱,意為“老師”、“教師”),伊朗、阿富汗人則稱他為“毛拉·納斯列丁”(“毛拉”是伊斯蘭教對學者或阿訇的尊稱)。其他阿拉伯國家還有稱他為朱哈、朱希、傑哈、戈哈等名字的^[1]。不過,在我國現在已約定俗

[1] 詳見戈寶權《關於阿凡提和阿凡提故事》一文(原刊《民間文學》1963年1月號),此據《中國民間文學論文選(1949—1979)》下冊,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5月版。

成，“阿凡提”作為其人的名字，已經為廣大民衆熟悉認可，因此本文也就這樣來稱呼他了。

至於他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呢，還是傳說中虛構的人物呢？與之相關聯的是，他名下的那些故事真的都與他有關嗎？它們是什麼時候，又是怎樣被收集編纂起來的呢？等等。據筆者所知，在國外研究阿凡提其人其事的專家學者那裏，這至今仍是爭論不休或繼續探討的問題。僅以其人而言，說其有者，言之鑿鑿，甚至舉出地方檔案、墓碑刻石等等文獻為證；言其無者，說他不過是歷經數百年，融會中亞等地許多人的笑話故事，由廣大人民群眾集體藝術加工虛構創造出來的箭垛式人物。就其國籍而言，同樣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維吾爾族人說他出生在新疆喀什，烏茲別克人說他出生在烏茲別克斯坦的布哈拉，阿拉伯人說他出生在伊拉克的巴格達，土耳其人說他出生在土耳其西南部的西甫里希薩爾……，就是波斯（伊朗）、高加索各族人民，也都把他當作是自己的同胞。對於這些問題的是否，筆者並無能力予以置評，而且這也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不過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既然有這麼多國家認同阿凡提是自己故鄉的人物，這使我們體悟到，阿凡提不僅是中國人民喜愛的人物，他和他的故事也不僅是我國新疆地區維吾爾、哈薩克、烏茲別克、柯爾克孜、塔吉克等多個民族的笑話人物，他和他的故事在中亞、中近東、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地區，甚至歐美一些國家，也同樣受到人們的喜愛和流傳。阿凡提是一個超越國界、超越民族的世界性形象。對此，鐵木爾·達瓦買提有個很好的概括說明：“阿凡提笑話從天山南北傳到中亞西亞，從中亞西亞傳到中東阿拉伯半島，又從阿拉伯半島傳到高加索、巴爾幹半島。……阿凡提笑話已成為我國各族人民、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財富，也成為不同民族、不同國家之間相互交流、相互影響的一條絢麗多彩的文化紐帶。”〔2〕所以，我們現今讀到或聽到的所謂阿凡提故事，並非某一國家、某一地區或某一民族所獨有，而是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海納百川，不斷吸收融合衆多地區、衆多民族、若干人的笑話故事聚集而成。正由於此，所謂阿凡提故事就完全適合於進行更廣泛的跨文化比較。我們在阿凡提故事中發現了一些與漢族長期流傳的相同或相近的笑話故事，這引起了我們極大的興趣。現在將其擇要介紹一些，並略作探討，以期拋磚引玉，為有興趣作故事比較研究的同志，提供參考。

一

阿凡提故事很早就在新疆地區廣為流傳，上世紀五十年代又被譯介給全國人民，立即贏得更為廣大地區人們的喜愛，陸續出版了包括維、漢、蒙、藏、哈薩克文字在內的許多阿凡提故事集，而本文用作比較的阿凡提故事文本，則是2003年12月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阿凡提經典笑話》。該書由維吾爾族作家、翻譯家艾克拜爾·吾拉木翻譯整理，全書六集，收有從維吾爾文、烏茲別克文、土耳其文、波斯文等原文直接翻譯過來的納斯爾丁·阿凡提經典笑話一千多篇，把“流傳在我國新疆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

〔2〕 見艾克拜爾·吾拉木翻譯整理《阿凡提經典笑話》第1頁，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以下所引“阿凡提故事”除注明據他本外，均據此書。全書6集，引用時只出冊數。

(阿凡提)經典笑話故事全部收入,可以說,這是目前我國(當然也是世界上)收入有關阿凡提的笑話故事數量最多、內容最全的一套書”〔3〕,因此我們認為這應該是可靠和適合用作比較的文本。至於比較的方法則是依照鍾敬文先生提出的:以曾經流傳過、有文字著錄並已結集出版的漢族笑話故事為基礎,“一般地說不著力於笑話思想內容和藝術特點等的分析和闡明,而是比較集中於故事的梗概的共同點及相異點,比較重視探究故事的流變過程和原始形態。”〔4〕

阿凡提故事中與漢族笑話故事相同、相近的具體情況大致可以分為兩種:

(一)阿凡提故事與漢族某些笑話故事儘管人物的族別、年齡、職業、身份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在故事中的言行及所反映的生活事件、糾葛矛盾、人物性格、甚至故事結構和表現手法,都基本相同,二者的關係,至為明顯。如:

《你比我還性急》(第3集)	《籍川笑林·火燒裳尾》〔5〕
說話囉嗦的阿凡提到一位朋友家聊天。他們坐在爐竈前邊烤火邊談天。過了一會兒,這位朋友裕祥的衣襟不慎被火苗燒著冒起煙來,他本人却沒發現,還在不停地說。阿凡提發現後對他說:“朋友,我發現了一個秘密,如果你不趕快採取措施的話,你肯定要吃虧。不過看在朋友的情誼上,我可以告訴你……” 那位朋友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急切地問阿凡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快說呀!” “你裕祥的衣襟冒煙半天了!”阿凡提說。 那位朋友急忙把衣襟上的火苗掐滅後生氣地說:“喂,阿凡提,有你這樣做朋友的嗎?你為什麼不馬上告訴我呢?” “咳,我還以為我性子急,原來你的性子比我還急!”阿凡提說道。	有人性寬緩,冬日共人圍爐,見人裳尾為火所燒,乃曰:“有一事,見之已久,欲言之,恐君性急,不言,恐君傷太多,然則言之是耶? 不言之是耶?”人問何事,曰:“火燒君裳。”遂收衣火滅,大怒曰:“見之久,何不早道?”其人曰:“我言君性急,果是。” (又:明安成劉元卿纂《應諧錄·性急》,明樂天大笑生纂集《解慍編》卷九《緩急偏性》兩則,均此故事,而文字稍異。)

案:《籍川笑林》十則,未署撰人,見收於南宋初曾慥纂集的《類說》卷四十九。《類說》六十卷,乃曾慥於南宋紹興六年(1136)“集百家小說纂集成書”,故《籍川笑林》至少為北宋人舊作無疑。比較這兩則,都是因一方性緩且囉嗦而拖延誤事却反怪他人性急的故事。人物雖一為阿凡提,一為“有人”(不確指),但故事背景“圍爐”與“坐在爐竈前”,所見“火燒裳尾”與火燒“裕祥衣襟”及告言之囉嗦,責言“何不早道”與“你為什麼不馬上告訴我呢”等等,全都一樣,二者之相同是至為顯然的。再如:

〔3〕 艾克拜爾·吾拉木翻譯整理《阿凡提經典笑話》,第2頁。

〔4〕 丁乃通編著、鄭建成等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7月版,鍾敬文“序”第5頁。

〔5〕 據王利器輯錄《歷代笑話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月新1版。以下引及其他笑話書,除注明據他本外,其餘均據此書,不另注。

《坎土曼和茶壺被人偷了》(第6集)	《笑府·藏鋤》〔6〕(卷六《殊稟部》)
阿凡提去田裏種地，父親叫住他囑咐道：“孩子，收工時請把坎土曼和茶壺找一個地方藏起來，別讓人給偷去。” 晚上收工時，阿凡提的確按父親的囑咐把坎土曼和茶壺藏在了一棵樹下。回到村裏，他看見父親和幾個人坐在清真寺前聊天。他來到父親面前說：“爸爸，我按照您的意思把坎土曼和茶壺藏在了我們家那塊田裏的大核桃樹下，這回誰也偷不去了。” 父親回到家生氣地揪著阿凡提的耳朵說：“把藏起來的東西當著衆人面大聲說出來。這樣不就讓別人都知道了嗎？” 阿凡提向父親保證今後再不這樣了，這纔避過父親的一頓痛打。 第二天，他又去種地，發現核桃樹下的坎土曼和茶壺不見了，他急忙回到村裏打算告訴父親。這時父親又在和那些人坐在清真寺前聊得火熱，他輕輕走到父親跟前，把嘴緊緊貼到父親的耳朵上，悄聲說到：“爸爸，爸爸，坎土曼和茶壺被人偷了。”	有兄弟耦耕者，其兄先歸做飯，飯熟，聲喚弟歸。弟遙答云：“待我藏鋤田畔，即來也。”飯時，兄謂之曰：“凡藏物須密，如汝高聲，人皆聽見，豈不被偷？”弟唯唯。及飯畢下田，鋤已失矣。因急歸，低聲附兄耳曰：“鋤已被偷去了。” (又：明豫章醉月子選輯《雅俗同觀·精選雅笑·亡鋤》條與此同。)

案：《笑府》十三卷，收十三部笑話六百則，為明代著名通俗文學作家馮夢龍(1574—1646)編，有明代寫刻本和近代排印本。比較這兩則故事，都是以說話聲大聲小前後失當造成了令人發笑的效果。只是故事中人物，一為父子，一為兄弟，所藏器物，阿凡提故事除坎土曼(維族等使用的鋤)外，又多一把茶壺。這是因為維、漢民族的社會生活習俗等不同，造成地方化後生出的變異，是民間故事流傳過程中常有的一種現象，不足為奇。又如：

《前面也在下雨》(第1集)	《笑笑錄·徐行雨中》(卷四)
一天，天氣很悶熱。怕熱的阿凡提出來散步，並盼望著下一場雨。過了一會兒，果然下起了雨。阿凡提舒心地在雨中慢慢地走著。 一位認識阿凡提的路人，邊跑邊催他說：“阿凡提，還不快往前走，您沒看到天上在下雨嗎？” 阿凡提不緊不慢地回答說：“莫急，前面也在下雨。”	有徐行雨中者，人或遲之，答曰：“前途亦雨。”

案：《笑笑錄》六卷，署“吳下獨逸窩退士編”。有光緒五年(1879)自序，謂：“鄙性尤喜流覽說部，上自虞初稗官所志，下逮里巷野老所傳，莫不搜討寓目，寢饋弗忘。……間取其可資嗚噓而雅馴不俗者，筆之於冊，以自怡悅。”可見這雖是一部文人編寫的笑話書，其中却也收有“里巷野老所傳”的民間笑話故事。比較這兩則笑話，人物雖有不同，敘述更有繁有簡，但造成笑

〔6〕 據尹奎友、靳永評注《笑林四書》本，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年9月版。

料的“包袱”——“前面也在下雨”，却完全相同，二者自是關係密切。

除上述幾例外，這類故事相同的還有：

1、第1集《把多餘的部分銅掉》與明陳眉公編《時興笑話·小杯》、清石成金編纂《笑得好》二集《銅酒杯》、清遊戲主人纂輯《笑林廣記》卷九《截酒杯》等，都是嘲笑吝嗇主人待客杯大酒少的笑話。

2、第1集《付了雙份的錢》與《笑笑錄》卷六《記誤·附記》，都是因為澡堂主人（或剃頭師傅）待人前倨後恭而遭嘲弄的笑話。

3、第4集《我相信你也是對的》、第5集《你說的也對》與明馮夢龍編撰《古今談概》（又題《古今笑》）中的“癖嗜部”第九《好好先生》故事，都是嘲笑遇事無原則、無是非、無主見、依違兩可應付人的笑話。

4、第6集《不要砍破老虎皮》與《笑府》卷八《射虎》、《笑得好》初集《莫砍虎皮》都是AT1305D2“守財奴命在垂危”型笑話^{〔7〕}，誇張地嘲笑了命懸一絲危險關頭，猶貪心不已的人。值得注意的是連阿凡提這則故事的題目與《笑得好》這則故事的命題都相同。

5、第6集《毒》與傳隋侯白撰《啟顏錄》（敦煌遺書本）“嘲諷”篇“僧鯁”故事，都是嘲弄騙人者反受其報的笑話。

6、趙世傑編《阿凡提笑話故事》中的《修城牆》^{〔8〕}與晚唐五代敦煌寫本《孔子項橐相問書》^{〔9〕}中開端小兒項橐智難孔子一事全同。

（二）阿凡提故事與某些漢族笑話儘管流傳在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不同地域，而且在敘事主線展示人物性格，人物相互關係，具體言行等方面，也異彩紛呈有種種不同，但在故事情節的發生、發展，以至結果等結構形態方面，却有相似的、彼此重複的基本點，他們之間有許多共同性因素，可以共同歸屬於國際上通用的“阿爾奈——湯普森”（簡稱AT）民間故事類型某一類（或尚未列入AT分類索引），故而將其算作一類。如：

《想讓您高興高興》（第6集）	《酉陽雜俎·“渾子”》 ^{〔10〕} （續集卷四《貶誤篇》）
阿凡提的兒子脾氣十分古怪，專與父親作對，父親說東他說西，父親讓他站住他非走。熟悉兒子脾氣的阿凡提，平時就對兒子說反話。 一天，父子倆到磨房磨面歸來，半路遇到了一條河，他們只好趟水過河，到了河中心，馱在驢背上的一麻袋面失去重心，有點傾斜了，阿凡提對兒子說反話道：“兒子，把麻袋推到河裏去吧。”兒子真的把麻袋推到河裏去了。 “孩子，你這是幹什麼？”阿凡提生氣地嚷道。 “爸爸，我長這麼大還沒有聽過您的一次話，這回我想真的聽您一次話，想讓您高興高興。”兒子回答道。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常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我於水中。”及死，渾泣曰：“我今日不可重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弘之《荊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北，墓將為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假子，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墳上。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今餘石成半塌許，數百枚，聚在水中。”

〔7〕 AT系世界民間故事類型“阿爾奈——湯普森”分類法的簡稱。本文所據為丁乃通一書所編著。

〔8〕 趙世傑編《阿凡提笑話故事》，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5月版。

〔9〕 據王重民等編校《敦煌變文集》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9月版。

〔10〕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校點《酉陽雜俎》，中華書局，1981年版。

《酉陽雜俎》三十卷，唐段成式(?—863)撰，是唐代後期一部學術價值很高的筆記小說集。它所記錄的“渾子”故事與阿凡提這則故事雖具體事件不同，然在情節上，却又都是 AT1365j “故意提出與原意相反的要求”型故事，二者間應有某種關係。又如：

《大南瓜與大煮鍋》(第3集)	《笑府·說大話》(卷八《刺俗部》)
阿凡提來到一個鄉下，那裏的人向阿凡提吹噓說：“今年我們這裏南瓜喜獲豐收，南瓜長得一個賽一個，這麼說吧，一輛馬車裝不下一個大南瓜。” “噢，是嗎？”阿凡提笑了笑說：“我們城裏今年鐵鍋豐收，鐵匠們打出了比房子還大的大鐵鍋。” “哎，阿凡提，哪兒有那麼大的鐵鍋呀？”那些人問阿凡提。 “哎，我的傻瓜鄉親們，如果沒有那麼大的鐵鍋，怎麼煮熟你們那麼大的南瓜？”阿凡提回答。	甲云：“家下有鼓一面，每擊之，聲聞百里。” 乙云：“家下有牛一隻，江南吃水，頭直靠江北。” 甲搖首云：“那有此牛？”乙曰：“不是這一隻牛，怎護得這一面鼓？” (又：類似笑話還有《笑得好》初集《大澡盆》，清小石道人纂輯《嘻談續錄》卷上《弟兄兩謊》等。)

這兩則故事，都是 AT1920“說謊比賽”型笑話。再如：

《蘋果樹苗》(第4集)	《笑府·守楊竿》(卷六《殊粟部》)
阿凡提在院子裏栽了一棵蘋果樹苗。他每天晚上都要把蘋果樹苗拔出來放在家裏，第二天，他再把蘋果樹苗栽在院子裏。鄰居見了奇怪地問：“阿凡提您這是幹什麼？這麼幹蘋果樹苗還能活嗎？” “噢，是這樣，俗話說：‘自己處處要謹慎，莫要對鄰居起疑心。’所以……”阿凡提回答道。	有栽楊竿者，命童守。旬日，不失一株。主喜，謂童曰：“汝用心可佳，然何法而能不失？”答曰：“我夜夜拔來藏在家裏。”

二者均屬 AT1241C“傻瓜拔樹，妥藏室內”型故事。除以上三例外，屬於這一類的還有：

1、第1集《想起了我的狗》與對口相聲《彈棉花》(見《中國傳統相聲小段彙集》)^[11]，都是嘲笑拙劣的器樂演奏者的笑話。

2、第1集《結賬》、《爲了五塊錢》與《笑得好》二集《轉債》，都是嘲笑巧言詭辯賴賬人的笑話。這則笑話還被改寫進清曹去晶著《姑妄言》第23回^[12]。

3、第2集《錢包與鑽石戒指》與元楊禹撰《山居新話》、元陶宗儀撰《輟耕錄》卷十一“賢母辭失遺鈔”條、明馮夢龍撰《古今談概》卷十八《顏甲部》“聶以道斷鈔”條等，都是 AT926B“誰的袋子”型故事。它褒揚了拾金不昧，鞭斥了以怨報德，借機訛詐他人財物的貪心者。這則故事還作爲擬話本的“入話”，編入馮夢龍輯《古今小說》(《喻世明言》)第二卷。

4、第2集《請柬》與《啟顏錄·晏嬰》(《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五“談諧”門引)都是以機敏的對答維護自己的尊嚴，使辱人者反自辱的故事。而其更早的出處則見《晏子春秋》卷六《內

[11] 見薛永年、陳新編《中國傳統相聲小段彙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2] 見陳慶浩、王秋桂主編《思無邪集寶》本《姑妄言》第10冊，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1999年10月版。

篇》雜下第六《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狗國者入狗門第九》中。這則故事還被清代蔡元放編寫入《東周列國志》第 69 回之中。

5、第 3 集《免得空手而歸》、《阿凡提和小偷》與《笑府》卷三《世諱部》“遇偷”，講的是一貧如洗的主人却嘲笑來盜竊的小偷的故事，均屬 AT1341C“可憐的強盜”型笑話。

6、第 3 集《就是這麼打碎的》與敦煌遺書本《啟顏錄》“僧鎚”故事結尾，都是借回答他人的質問、再現當時情景又使對方受損的故事。

7、第 3 集《最上面的和最下面的》與《笑府》卷八《刺俗部》“合種田”、《笑得好》初集《兄弟合種田》均屬 AT1030“分莊稼”型故事，都是揭露狡猾人以不斷變換的含混約定使自己獨佔所有，却讓對方一無所得的故事。

8、第 5 集《我還以爲是給巴依宰羊》與《笑府》卷五《廣萃部》“廚子”，都是諷刺爲主家做事慣於順手偷點好處，以致習以成性，爲自家做事時也照習慣順手撈點的故事。

9、第 6 集《月亮和星星》與《列子·湯問》篇兩小兒辯日之遠近故事同型。

10、趙世傑編《阿凡提笑話故事》中《對巫師的回答》一則，與明樂天大笑生纂集《解慍編》卷四《不語禪》一則^[13]，都屬 AT924A“僧侶與商人(Jew)用手勢討論問題”、AT924B“以手勢代語言而被人誤解”型故事。

11、趙世傑編《阿凡提笑話故事》中《吹牛匠》故事，與明江盈科著《雪濤諧史》^[14]、明浮白齋主人述《雅謔·誘出行》、《古今談概》卷二十二《僂弄部》“朱古民”條等，都屬於 AT1559D“哄人打賭：走上走下”型故事。

以上是筆者目前已經查到的漢族笑話故事可與阿凡提故事相對應的部分事例，它們雖在維、漢故事中只佔很少的部分，但也足以說明，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維、漢兩族在民間笑話故事領域中，有著多麼深厚的關係了。

二

阿凡提是新疆維吾爾族與哈薩克、烏茲別克、柯爾克孜、塔吉克等兄弟民族共同創造出來的一個理想化、喜劇化的機智型人物，阿凡提故事更是新疆地區各族廣大民衆高度藝術智慧與才能創造出來的民間笑話故事，它與漢族笑話故事有如此明顯的相同或相近，二者之間是一種什麼關係呢？

這種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却有相同或相近故事的現象，不僅維、漢之間，就是在其他地區、其他民族、其他國家之間也是普遍存在的，所以早已引起了世界各國研究者的注意和研究，並由此在歐美民間文學比較研究中產生了神話學派、文化人類學派、流傳學派、心理分析學派、功能學派、歷史地理學派等等，提出過偶然說、外借說、共同心理說、印度或希臘起源說等，從多方面企圖探討和解釋這種現象^[15]。但也正如上世紀初英國民俗學家柯克(M·R·Cox)女士在其《民俗學淺說》中所評析的：

[13] 據王貞璠、王利器輯《歷代笑話續編》，春風文藝出版社，1985 年 9 月版。

[14] 明江盈科著，黃仁生校注《雪濤小說(外四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5 月版。

[15] 詳說請參閱《劉魁立民俗學論集》中有關論文的介紹。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 年 10 月版。

好像文明時代的傳奇一樣，在地球這邊與那邊所表白的幻想，乃有異常的驚人的類似，這須加以釋明。是否一個國家從別的國家借了它的故事來呢？是否一切的故事皆從一個中心發出而傳播之於四方呢？他們是否從各個民族的共同祖先那裏流傳下來的呢？是否相契相符的觀念乃各自獨立的生出的呢？這些問題乃為煩擾民俗學研究者的問題。沒有一個理論，獨自站著而能作出正確的解釋，但每個理論却能各自適合於某種特殊的情形。^[16]

柯克女士的這一看法，距今雖已近百年，但今天看來無疑仍是客觀公允正確的看法。阿凡提故事與漢族笑話間的關係，用上述許多觀點都可得到解釋，當然又不能一刀切，僅用“一個理論獨自站著而能作出正確的解釋”一個鑰匙開一把鎖，每種理論觀點只能“適合於某種特殊的情形”，具體問題還得具體分析。如“共同心理”。說出現的例子，可以舉出《阿凡提經典笑話》第二集中的《外賊與內賊》一則。這則故事講阿凡提看到工匠們正將本已很高的宮牆再加高以防外賊入侵時，他就反問說：“這院牆修高了也許能防得住外賊，可是防得住裏面的內賊嗎？”其立意就與二千多年前編成的《論語·季氏》篇載孔子聽說魯國正卿季孫氏欲討伐顓臾時說的：“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韓非子·用人》篇也說“夫人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禍莫大於此”等，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維、漢兩族“相契相符的觀念及各自獨立”生發出的寓意深刻的故事。至於“從一個中心發出而傳播於四方”異出同源的情況，在阿凡提故事與漢族笑話故事中的例子也不少。這“一個中心”就是古代印度。

古代印度與希臘，是世界上公認產生神話，寓言和童話故事最多、影響最廣泛的兩個國度。以與我國關係密切的古印度而言，1926年魯迅先生在為王品青校訂的《癡花鬘》（即《百喻經》）所作《題記》中就指出：“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17]，而這些寓言故事，由於“魏晉以來，漸譯佛典，天竺故事亦流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於有意或無意中用之，遂蛻化為國有”^[18]。印度佛經中的寓言故事隨著大批佛經譯為華言，也就傳入了中國。佛教傳入我國的路線歷史上大致有兩條：一條是海路，南傳到斯里蘭卡、爪哇、馬來半島與越南，再到廣州而傳入我國內地；一條是陸路，北傳經中亞各邦國，越蔥嶺進入包括維吾爾族祖先回紇聚居地在內的新疆地區，再東傳到中原內地。而此時的西北各城邦之國，如鄯善、于闐、莎車、車師、焉耆、龜茲、疏勒等，宗教信仰主要是佛教，其流行的盛況，從親臨這些邦國後留下的《佛國記》（東晉釋法顯著）、《大唐西域記》（唐玄奘撰）等有關記載，即可想見。佛經中的民間故事，通過譯經、講經等方式就會很容易地被新疆各族與內地漢族民衆所熟知^[19]。如《賢愚經》，據梁僧佑《出三藏記集》卷九載，它就是“河西沙門釋曇學、威德等凡有八僧”，“於于闐大寺遇”“五年一切大眾集”之會“隨緣分聽”、“說經講律”後，“競習胡音，折以漢義。精思通譯，各出所聞。還至高昌，乃集為一部”

[16] [英]柯克女士著、鄭振鐸譯《民俗學淺說》見《鄭振鐸文集》二十卷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477頁。

[17] 見《魯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癡花鬘題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版。

[18] 見《魯迅全集》第八卷《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版，第38頁。

[19] 詳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第二章第二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9月版。

的“佛經”^[20]。據此，陳寅恪作出推斷說：“則《賢愚經》者，本當時曇學等八僧聽講之筆記也。今檢其內容，乃一雜集印度故事之書。以此推之，可知當日中央亞細亞說經，例引故事以闡經義。此風蓋導源於天竺，後漸及於東方。”^[21]而由“尊者僧伽斯那著，蕭齊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譯”《百喻經》，更是一部 98 則印度民間流傳的“傻瓜笑話集”，只是人爲地綴上佛教教義說理的尾巴而已^[22]。所以，古代印度民間故事在維、漢兩族的笑話故事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們共同的影子。下面且舉兩例：

《棄老國緣》(《雜寶藏經》卷一)	“曹冲秤象”(《三國志》卷二十)	《精確容量》(第 3 集)
佛言：過去久遠，有國名棄老。彼國王中，有老人者，皆遠驅棄。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國法，應在遣。大臣孝順，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屋置父著中，隨時孝養。爾時天神……又復問言：“此大白象，有幾斤兩？”群臣共議，無能知者。亦募國內，復不能知。大臣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許，即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即以此智以答。	鄧哀王冲，字倉舒，少聰察岐疑，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兩，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秤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鄧王冲傳》)	中國古代一個珍貴的陶瓷花瓶在土耳其被發現。人們坐在茶館，就它的精確容量展開了爭論。正當人們爭論不休的時候，阿凡提走了進來，大家請他作出裁決。 “這個很好辦！”阿凡提說，“請把花瓶拿到這兒來，再弄一盆沙子來。” 阿凡提把沙子一點一點地灌到花瓶裏，再用一把木槌輕輕地往下搗，直至花瓶裏的沙子灌得滿滿的，然後他說：“現在它已經達到最大的容量了，你們現在需要做的是，把瓶裏的沙子取出來，一碗一碗地量一下，就會得到花瓶的精確容量了。”

《雜寶藏經》，原 13 卷，殘存 8 卷，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時在元魏孝文帝延興二年(472)。這則“秤象斤兩”故事，僅是《棄老國緣》故事中衆多問難之一。“曹冲稱象”與它的關係，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已有史學大師陳寅恪著《三國志曹冲華陀傳與印度故事》一文予以考釋，然未及阿凡提《精確容量》故事。《三國志》在成書不久即已傳入吐魯番地區(時爲高昌)，近年在吐魯番考古發掘出土的東晉寫本《三國志·魏書》、《步騭傳》就說明了這一點。因此“曹冲秤象”故事通過《三國志》的流傳，早已爲吐魯番地區人民所熟悉，進而化爲阿凡提故事是完全可能的。雖然這幾則故事在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所秤之物與相應的解決辦法等，甚至由於生活、習俗的不同，故事的背景氛圍也有了變異，出現了地方化、民族化，但這是民間文學在流傳過程中常有的一種變異，是不足爲奇的。這三則故事，都屬於 AT981 “隱老人智救國王”型故事。其中當以《棄老國緣》故事爲最早，其他兩則是漢、維兩族對它的移植。

再如：

[20] 據梁釋僧佑撰，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本，中華書局，1995 年 11 月版。

[21] 見《陳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10 月版，第 192 頁。

[22] 見拙著《拈花微笑：古代印度〈百喻經〉與民間故事的比較閱讀》一文，刊《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4 年第 6 期。

《百喻經·夫婦食餅共爲要喻》	《笑府·性懶》(卷六“殊稟部”)	《你先開口》(第 5 集)
昔有夫婦,有三番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餘一番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爲一餅故,各不敢言。 須臾有賊,人家偷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略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 世人聞之,無不嗤笑。	舊話云: “夫婦俱懶,約早上須靜卧,先開口者,罰燒麵湯。”至午不起,鄰家訝其寂然,排闥入視。妻不覺曰:“戶啟矣。”夫曰:“是你去燒麵湯。”	阿凡提對他每天按時餵養的驢感到厭煩,對妻子說:“老婆子,你也是這個家的成員,驢是我們的共同財產,你以後隔三差五地替我喂驢好嗎?” “我又不騎驢,還是誰騎驢由誰喂吧!”妻子根本不理丈夫的話。由此兩人之間引起了一場吵鬧。最後,兩人約定:以現在開始,在這個屋裏誰先開口講話就由誰喂驢。 就這樣,兩人一整天就像啞巴似的誰都不敢張口說話。到了晚上,妻子寂寞得無法忍耐,便到鄰居家,把事情的經過講給鄰居聽。但她又擔心阿凡提餓肚子,就讓鄰居家裏的孩子給阿凡提送去了一碗肉湯。 正巧這時,阿凡提家來了個小偷,小偷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他家庫房、廚房裏值錢的東西一掃而光。小偷發現無任何動靜,更加大膽地把腦袋伸進了正屋,當他發現阿凡提坐在那裏,把頭又縮了回來。可阿凡提靜靜地坐在那兒却默不作聲,小偷心想這人可能是坐在那兒咽氣了,便壯著膽子說了句話,可阿凡提仍沈默不語。小偷便大膽地走進來,明目張膽地見什麼拿來什麼,最後,連戴在阿凡提頭頂上的帽子也摘走了,小偷把贓物馱在阿凡提家的驢背上,牽著驢大搖大擺走了出去,這時阿凡提仍是一聲不吭。 …… 鄰居家的孩子回到家,把阿凡提一聲不吭,家門大開,屋裏亂七八糟的情景講給了母親和阿凡提的妻子聽。阿凡提的妻子聽後,心裏非常不安,急忙跑回家一看,果然家裏被洗劫一空。憤怒的妻子責問阿凡提說:“喂,阿凡提,你一個大活人眼巴巴却讓小偷把家裏偷光了!” 阿凡提爲妻子先開口說話而感到高興。他站起身來,說道:“怎麼樣?還是你先開口了吧,請你來喂驢吧!”

比較三者,《笑府·性懶》故事最簡,阿凡提故事相對來講較繁,但它與《百喻經·夫婦食餅共爲要喻》在情節上最爲相近,三者均屬 AT1351“打賭不說話”型故事,連故事中最終是由女人先開口說話也都一樣。

類似這樣從古代印度民間故事吸收、移植進入阿凡提故事或又進入漢族笑話的例子,還有許多,如:

1、《百喻經》卷下《索無物喻》(又見古印度月天著《故事海》第十卷第五章)^[23],與第 2 集《沒有什麼》,都是傻瓜型笑話。

2、《百喻經》卷下《伎兒作樂喻》(又見《故事海》第十卷第七章)與第 2 集《金幣的響聲》、《錢響與哎喲》、趙世傑編《阿凡提笑話故事》中《飯錢》,同爲 AT1804B“請你聽錢聲,就算付你錢”型故事。

3、舊題“龍樹菩薩造、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四“好衣吃好食”與第 2 集《請吃吧,我的狐皮大衣》,都是諷刺勢利小人,以“衣”取人的故事。

4、《百喻經》卷下《小兒得龜喻》與第 4 集《把它淹死》都是 AT1310“懲處龍蝦”,讓它在

[23] [古印度]月天著,黃寶生、郭良鑒、蔣忠新譯《故事海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年 8 月版。

水裏淹死型故事。俄國寓言大師克雷洛夫(1769—1844)的《梭魚》^[24]，也是同類型的寓言之作。

5、《故事海》第十卷第五章中的一則傻瓜故事，與第4集《阿凡提打油》同屬 AT1266C “呆子買油”型笑話。

6、後漢失譯人《雜譬喻經》卷下第29個故事與《笑林》“不識鏡”(《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二引)、敦煌遺書本《啟顏錄·昏忘》篇“戶縣董子尚村”故事，第4集《原來是您的》、第5集《他不會奪走你的丈夫》兩則，均屬 AT1336B “農民、親戚和鏡子(水缸)”型笑話。

7、《百喻經》卷下《女患眼痛喻》與第4集《把眼珠拔了》都是講為根治眼疼就想乾脆剝掉眼睛的傻瓜故事。

8、《五卷書》第三卷第13個故事(又見《故事海》第十卷第六章)，與明劉元卿撰《應諧錄》中“貓號”、趙世傑編《阿凡提笑話故事》中的《就叫鼠貓》故事，情節類型相同。季羨林先生有《“貓名”寓言的演變》一文已詳考^[25]，茲不贅言。

除上述原因使得某些阿凡提故事與漢族笑話相同或類似外，維、漢兩族在長期交往中民間文學的相互交流，相互借鑒、相互影響則是另一個原因。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之一的維族(歷史上曾稱為回鶻、回紇等)與漢族間密切交往的歷史十分久遠，且不說遠古時期，單以漢武帝元鼎二年(前115)派張騫出使西域，開闢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以來，通過使節往來、經商貿易、傳法取經、求學習藝，甚至時有的爭戰與和親等等途徑，不但加強了中原王朝與邊疆兄弟民族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之間牢不可破的內在聯繫，而且也增進了中國人民與中亞、中東、以至非洲、歐洲等一些地區和國家的往來與了解。一時絲綢大道上出現了“馳命走驛，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的盛況^[26]。歷史上所謂“西域”，著名史學家陳恒 1923 年發表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文，對其範圍有個歷史的全面的概括：

西域之名，漢已有之，其範圍隨時代之地理知識及政治勢力而異。漢武以前，大抵自玉門、陽關以西，至今新疆省止為西域。其後西方知識漸增，推而至蔥嶺以西，撒馬兒幹，今俄領土耳其斯坦，及印度之一部，更進而至波史達林、大食、小亞西亞，及印度全部，亦稱西域。元人著述中所謂西域，其範圍亦極廣漠。自唐兀吾兒，歷西北三藩所封地，以達於東歐，皆屬焉。^[27]

而以上地域恰恰也正是阿凡提故事的主要發源和流傳地區，這不是偶然的巧合，這是通過絲綢之路長期交往，頻繁的文化交流造成的結果。有人說：“古老的絲綢之路有多長，阿凡提的笑話故事就有多長。”^[28]就是它最好的總括。

通過絲綢之路，不但促進了中外經濟貿易的往來，也溝通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國文化因吸收了域外文化而更加豐富多彩，繁榮昌盛的中國文化傳播也推動了西方國家的科學

[24] 見何茂正譯《克雷洛夫寓言》卷八《梭魚》，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5月版。

[25] 文見季羨林著《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7月版。

[26] 語見《後漢書·西域傳》。

[27] 此文原刊北京大學《國學季刊》，此據《勵耘書屋叢刊》本上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5月影印，第13頁。

[28] 艾克拜爾·吾拉木翻譯整理《阿凡提經典笑話》，第1頁。

文化交流，在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都留下了值得驕傲的一頁。在這種交流中，作為民間文學一個重要門類的笑話故事，從生發、形成到流傳，最顯著的特點是群體的、口頭的，流動的（後來有文字記錄或編集出版為另一回事），它不脛而走，口耳相傳，從此地傳到彼地，從這個民族傳到另一個民族，從這個國家傳到另一個國家，長期的耳濡目染浸潤熏陶，於是從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笑話故事中吸收，改編、移植、以至將其融化為己有，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漢族的一些笑話故事，特別是時代較早，如唐宋以來的漢族笑話故事，傳入歷史上東西文化交流樞紐位置的新疆，為維族人民所熟悉了解，並被吸收到阿凡提故事中，也就可以理解了。當然，這種傳播融合，又因內地與邊疆、維族與漢族社會生活、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風俗習慣，以及傳播者年齡、職業、性別、喜愛等等不同，維族人民吸收漢族笑話故事時，總是從本民族的需要出發，按照本民族的社會心理價值體系、思維方式、人倫理念、審美情趣等有所選擇有所改造，使之符合本民族的“口味”，具有本民族的和地方的特色，也就更有很大的創新和開拓。是否有漢族笑話故事受新疆民間故事或阿凡提故事影響的情況呢？當然不能排除，如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十四《諾皋記》所載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國王女那息的故事，古龜茲國王阿主兒的故事等就是西域傳來的。而北傳佛教先經中亞、新疆再傳入中原內地所帶來的印度民間故事，就更屬這種情況了。至於具體情況如何，這就需要關注這一問題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了。

民間文學瑰寶的阿凡提故事，是新疆（或者是所有伊斯蘭教國家）各族人民智慧和藝術天才的創造，在流傳過程中又以博大開放的胸懷，不斷吸收其他地區、其他民族的一些故事，所以纔如此豐富多彩，鮮豔奪目，成為包括維吾爾族在內的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寶庫的一份偉大貢獻。